



今天开始

养凤凰

独自生活的少女意外收养了一只黑色的鸟，
以为是乌鸦，
没想到竟然是只凤凰，
而且还能变身成美少年……

起点中文网白金作者禾早
倾心打造最浪漫的甜萌佳作
看毒舌刁钻的凤凰如何
修炼成温柔贴心的最佳男友！
内附三万字超容量全新番外

禾早 著
HEZAO WORKS
JINTIAN KAISHI
YANGFENGHUANG





今天开始 养凤凰

作者◎禾早 | HE ZAO WORKS

JIN TIAN KAI SHI YANG FENG HUANG

北方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今天开始养凤凰 / 禾早著. -- 哈尔滨 : 北方文艺出版社, 2013. 3

ISBN 978-7-5317-3051-4

I. ①今… II. ①禾…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033861号

今天开始养凤凰

策 划 / 北京记忆坊文化
作 者 / 禾 早
责任编辑 / 王金秋 孙东博
特约编辑 / 央
封面设计 / 80零·小贾
出版发行 / 北方文艺出版社
地 址 / 哈尔滨市道里区经纬街26号
网 址 / <http://www.bfwy.com>
邮 编 / 150010
经 销 / 新华书店
印 刷 / 北京朝阳印刷厂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 670×970 1/16
印 张 / 18
字 数 / 220千
版 次 / 2013年3月第1版
印 次 / 2013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
定 价 / 29.80元
书 号 / ISBN 978-7-5317-3051-4

目录

JIN HAN KAI SE YANG FENG HUANG

CONTENTS

001 第一章·天上掉下个黑凤凰

01. 天降乌鸦
02. 赶不走的鸟人
03. 带着乌鸦上学去!
04. 明澈少年
05. 乌鸦变凤凰

033 第二章·S学园的鬼宿舍

01. 卖松子的黑凤凰
02. 离奇的梦
03. 谜团重重
04. 鬼魂出现?
05. 笔仙

067 第三章·魅力增长食谱

01. 意外的交往
02. 巫蛊
03. 仰慕药水

097 第四章·灰姑娘的糖果

01. 舞会纠纷
02. 灰姑娘
03. 自信糖果

130 第五章·梦境蛊惑

01. 告白
02. 暴躁喷雾
03. 幕后人, 出现!
04. 嗜血校医
05. 回头是岸!
06. 墨凤的心意

188 第六章·只为遇见你

01. 尘封之手记
02. 云澜山的秘密
03. 凤凰溶洞
04. 并非偶然
05. 但愿人长久
06. 新学期, 更精彩!

242 番外

- 番外一·胡桃夹子
- 番外二·心情屋
- 番外三·深谋远虑
- 番外四·误会也很美好

第一章 | JIN TIAN KAI SHI
YANG FENG HUANG

天上掉下个黑凤凰

01. 天降乌鸦

盛夏时节，暴雨骤来。

夏锦年刚从超市里出来，就被这场突如其来的倾盆大雨给浇了个透湿，她怔立了两秒，紧了紧怀里抱的东西，继续若无其事地往前走。

反正都已经湿了，再跑还是湿的，就当露天冲了个凉好了。

她家在超市不远处的一条老街上，穿过一条狭窄幽深的巷子就到，是一座独栋的、带院子和阁楼的老屋，破败的石粉墙上满是岁月留下的斑驳痕迹，上面爬满了青苔和半荣半枯的茑萝。

很难想象在现代的都市里还有这样古老的居处。不知什么原因，这一片老街在拆迁大队的扫荡中保存了下来，对比身旁的高楼大厦，充满了浓浓的旧派与沧桑气息。

黑夜，暴雨，窄巷，路过的行人都不由自主加快了脚步，夏锦年穿过那条巷子时，附近空无一人。

轰隆隆——

漆黑的夜空中雷鸣翻滚而过，闪电随即擦亮了半边天空，紧接着，一道黑影从空中直坠而下，好巧不巧地，啪一下砸在她头上。

好痛！夏锦年捂住脑袋，低头，借着远处巷口黯淡的路灯光亮，看见自己脚边

躺着一只黑漆漆的——乌鸦！

雨夜，天上掉乌鸦……真晦气！

她怔立了两秒，绕过那只乌鸦，目不斜视地继续前行，谁想光裸在外的小腿上忽然一紧一痛，垂眼就看见那只乌鸦极其无赖地挂在她的腿上，两只鸟爪揪得死紧。

夏锦年使劲跺了跺脚，想把乌鸦抖落下去，没用。她再拿手去拨拉，乌鸦揪得太紧，根本拨拉不走，她恼起来，直接一把捉住乌鸦想甩它出去，不想乌鸦如啄米一般，拿尖锐的喙疯狂地啄着她的腿。

疼疼疼疼疼！

莫非她认错了，这不是一只乌鸦，而是啄木鸟？她的腿可不是那种坚硬的木桩，经不起摧残啊……

闪电一道紧过一道，雨势也愈急起来，打在她脸上的雨水彻底模糊了她的视线，她顾不上再去理会乌鸦，将怀里抱的东西往头上一顶，踩着水花就奔跑起来。

一路噼里啪啦地奔回家，刚进屋关上房门，她便感觉小腿上一松，那只可恶的乌鸦居然放脱了她，连蹦带跳蹿到了她家的沙发上。

“我的沙发！”夏锦年惊呼一声，扑上去抢救。

乌鸦甩头抖身，飞扬的水花溅了她一头一脸，紧接着将身往下一倒，放肆地在沙发上打起滚来。纯棉的沙发布顿时脏湿了一片，靠垫散落在地，夏锦年搁在沙发上还没完成的手工编织被搅成了一团乱线。

深呼吸，深呼吸……夏锦年试图将自己的怒气强压下去，但是三秒过后，她还是憋不住吼了出来：“滚！滚！你给我马上滚出去！”

乌鸦蓦然停止了翻滚，一双黑亮的豆子眼紧紧地瞅着她。夏锦年一怔，她竟从这只鸟的目光里瞧出了傲慢与讥笑。

错觉！一定是错觉！一只乌鸦而已，怎么可能流露出如此人性化的目光。

她再伸手去捞时，这只死鸟已经拍着半干的翅膀，飞蹿到了她的桌子上。

“我的菜！”“我的水杯！”“我的吊兰！”“我的……”

乌鸦满房间里飞，弄得遍地狼藉，夏锦年怎么都逮不住它，累得瘫倒在地，连打了两个喷嚏，索性放弃，去洗澡换衣服了。

她擦着头发从改造过的浴室里出来，看见那只死鸟金鸡独立在冰箱上面，也没心劲儿再搭理它了，去厨房给自己煮了一碗面，端到桌上吃起来。

片刻后，脚上微痛，她低头一看，乌鸦在轻轻地啄着她的脚背。

夏锦年顺脚一踢，乌鸦身手敏捷地躲开，过了片刻，绕到她另一只脚背上轻啄，看那样子，像是意有所求。

她心念一动，挑起一根面条，在半空中晃悠了两下，试探道：“你想吃面？”

乌鸦竟然极通人性地点点头。

夏锦年得意起来：“就不给……”话未说完，那只死鸟已经飞起来，一口叼走了那根面条，躲到桌下三两口吃个干净。

喵了个咪的！她咬咬牙，转头，继续吃面。

可是乌鸦尝到了甜头，又疯狂啄起她的脚背来，大有不给面条就啄死你的架势，夏锦年无奈，只得捞了点面条搁进小碟里推给它。

乌鸦一头扎进小碟，大口吞食。夏锦年这时才有机会仔细看清楚它，它一身鸟羽被火烧过一样焦了一半，露出半截光秃秃的屁股，浑身上下都散发出一股糊味，那模样真是比没看清时还要丑上三分！

怎么就捡了这么一只鸟回来！

她顿时没了吃面的胃口，推开碗整理被搞乱的房间。等到一切都恢复了原样，她转身一看，又是目瞪口呆——

留在桌上的大半碗面，如今只剩一只空碗，连面汤都涓滴不剩，那只死鸟闭着眼仰天倒在桌上，挺着圆鼓鼓的肚子。

该不会是撑死了吧？夏锦年伸指轻戳了戳乌鸦的肚子，乌鸦蓦然睁开了眼睛，吓得她往后退了两步，碰翻了身后的椅子。

“嘎——”乌鸦张开了嘴，发出了近似嘲笑的声音。

夏锦年同它大眼瞪小眼，彼此对瞪了半天，最后她面色平静下来，转身关灯：“睡吧，明天你就给我滚出去。”

她可没有时间和精力养一只鸟，尤其是一只丑到掉渣，破坏力堪比定时炸弹，还满肚子坏水的乌鸦！

老宅的阁楼上有一扇朝南开的窗，冬日有暖阳满室，夏夜可以望见星光。

兴许是自幼丧父丧母的缘故，夏锦年偏爱狭小的房间，每一样东西都搁在手边，要取用的时候一伸手就能够着，这令她产生一种满足的安全感，因此多年来她一直睡在阁楼上。

阁楼是偏矮的斜顶，她的床没有架子，不过是地上的厚床垫。睡到半夜，忽然感觉有什么带着点微凉的东西爬进了她的毯子里，她试图睁开眼睛，然而太困倦，眼皮就像被胶涩住了一般，怎么都牵扯不开，最后迷迷糊糊翻了个身，又睡着了。

清晨，雨过天晴，窗外鸟鸣啾啾。

夏锦年醒过来的时候，被强烈的阳光刺得眯起了眼睛，顺手就扯高了毯子，遮

挡在了眼睛上，然而——

一瞬间，她看清了一双带着惺忪睡意的眼。

夏锦年迷惘地与这双眼睛对望，她的床上为什么会有人！“啊——”伴随着尖叫，夏锦年又惊又怕地从床垫上一蹦而起。

“大清早的你吵什么，还让不让人睡觉了？”一名年约十八九岁的少年，裹着她的毯子，只露出半张脸，用带着困意和极为不满神情的眼斜睨着她，声音微哑，带着懒洋洋的倦意。

夏锦年怔了足有十来秒，壮起胆色，气势汹汹地指住那少年的鼻子：“你谁啊！为什么闯进我的家，睡在我的床上？”

少年微偏了偏头，困惑地望着她：“不是你带我回来的吗？”

这是她今年听过最冷的笑话。夏锦年冷笑起来：“少蒙人，我压根就不认识你，怎么可能带你回家！”

“这样啊。”少年点点头，扯过毯子遮着头脸再次躺下，“要没别的事，那我继续睡觉了，你家楼梯太老，踩上去嘎吱嘎吱乱响，你下楼的时候记得放轻脚步，别吵到我睡觉。”

怎么会有这种厚颜无耻、强横霸道之人，莫名其妙跑到她家，睡到她床上，还好意思让她不要吵他睡觉！

夏锦年涵养再好也忍不住了，伸手就去拽毯子：“起来起来……”话到一半，她看见被拽起的毯子下面，少年露出瓷玉一般的精致锁骨。

他似乎没有穿衣服……

夏锦年火烧一样丢开手里的毯子，脸上迅速飞上了一层红晕。

少年满不在乎地将她丢开的毯子拽了回去，露出半张脸道：“忘记说了，我没有衣服穿，你记得替我准备两套。”

夏锦年抽了抽唇角，木然转身，木然下楼，木然坐到了沙发上，捧着脸努力思考起来。想了半天，她也没想起自己什么时候带过此人回家，只有昨天夜里，她在小巷里捡到一只乌鸦……

对了，乌鸦！夏锦年从沙发上一蹦而起，满房间找寻那只该死的鸟，结果从厅堂找到浴室，再从浴室找到院子里，什么都没有找见，乌鸦就仿佛消失在了空气里，无影无踪。

难道雨停了，那只死鸟自己飞走了？

她转瞬就打消了这个想法，不可能！昨夜暴雨，所有的窗户都是紧紧关闭的，一只乌鸦怎么可能自己开窗，然后飞走？

蓦然间，一个荒谬至极的念头闯入了她的脑子里。

雨夜，乌鸦，少年……这其中该不会有什么莫名的联系吧？夏锦年瞠目结舌，

这种聊斋里才会出现的事情，怎么可能发生在科技昌明的现代，发生在她这个普普通通，既没有灵异能力又没生阴阳眼的人身上？

不行，她要去问个清楚！说不定这只是个恶毒的玩笑！

夏锦年气势汹汹杀上了阁楼，光脚踩得楼梯嘎吱嘎吱乱响，仿佛立刻就要塌掉一般。

“吵死了，吵死了！”少年语带抱怨，在床上打了一个滚。

夏锦年没理他，从门边的壁橱里捡出一件白衬衣，一条牛仔裤，扔到他的身上：“起来！我有话要问你！”

少年吼回去：“等我睡醒了再说！”

“不行！你现在就给我起来，要不我立刻拿菜刀砍你出去！”

“女人就是麻烦！”少年嘀咕了一句，很不情愿地翻身坐起，“赶紧问，问完了我接着睡。”

夏锦年深吸了一口气：“说！你是不是昨天晚上被我捡回来的那只乌鸦？”

“乌鸦？”少年仿佛受辱般涨红了脸，“怎么可能！我浑身上下到底哪里长得像那种丑鸟啊！”

夏锦年斜着眼打量他，少年眉如长锋，凤眼飞采，清俊好看得仿佛夜空朗星，既不黑漆漆，更和丑陋二字毫不沾边，然而不知为什么，她就是觉得他很可疑。少年的头发很长，乌黑亮泽，但是有半边仿佛被火烧过一样，焦了一半，活像昨晚那只焦毛鸦。

她微皱眉头：“那你是谁？”

“我？”少年高扬下巴，神情倨傲，“我自然是天下少有，举世无双，身份高贵，风仪绝代的凤凰！反正同乌鸦这种丑鸟没有半点血缘关系。”

他每说一个词，夏锦年的头就往下耷拉一点，最后满面黑线：“够了！我活了十七年，就没见过你这种厚颜无耻的主儿！”

少年的眼睛顿时星亮：“那你现在见到了！都说了，我是天下少有，举世无双……喂，你去哪里？等等，你这衣服太小，我穿不上……”

夏锦年压根不搭理他的大呼小叫，头也不回地噔噔噔下楼去了。

02. 赶不走的鸟人

菜刀在案板上剁得叮叮当当直响。

少年光着脚，穿着紧窄的白衬衣和牛仔裤，走到了冰箱前面。

他打开冰箱，弯下腰去的那一刻，夏锦年听见了很清晰的“刺啦”一响，那是

白衬衣在彻底崩裂前发出的垂死尖叫。

夏锦年嘴角一抽，面无表情，继续剁菜。

少年冲着厨房喊：“你家怎么什么吃的都没有？”

夏锦年面无表情，继续剁菜。

少年捡了冰箱里最后一个苹果，也不擦洗，搁到嘴边就“咔嚓”咬了一大口，边嚼边踱到厨房，探头往案板上看了看：“青菜啊，我不喜欢吃青菜。我喜欢吃肉。”

咚一声，菜刀斜飞进了案板里，映着窗外射进来的阳光，寒芒四射。夏锦年整个人也有如一柄菜刀，面无表情，在暑热的天气里散发出森冷的寒意：“你喜欢吃什么关我何事啊！拜托，你已经睡醒了，该上哪上哪，别赖在我家烦我行不行？”

少年悻悻：“你带我回来的，怎么好意思赶我走？”

夏锦年从牙缝里憋出字来：“我只带回一只乌鸦！”

少年啃着苹果，转身回到厅堂。

片刻后，夏锦年听见电视里人物的对白声传来，暗叹一口气，提起菜刀，继续剁菜，仿佛要同那电视比比，究竟是谁发出的声音比较响。

中午吃的是素馅饺子，夏锦年只煮了自己那一份，端着碗走进厅堂。少年很没形象地四仰八叉躺在沙发里，低头研究着遥控器，最后抬眼瞧见她……哦，不对，是瞧见她手里端的饺子，一双带着点懒散意态的眼眸，顿时神采湛然。

夏锦年眼前一花，都没瞧清怎么回事，她手里的碗就莫名其妙地跑到少年手里去了，这家伙一边吃还一边发出不满的挑剔声。

“太素了，居然全是菜！”

“啊啊！这是我吃过的最难吃的饺子了！”

“怎么就这么一点，根本吃不饱嘛！”

……

什么也别说了！

夏锦年转身回厨房，继续剁菜包饺子，这次煮够了量，免得自己饿肚子。

两人坐在旧木桌前。

夏锦年说：“吃完你可以走了吧？”

少年想了想：“去哪里？”

夏锦年有点抓狂：“这种问题需要问我吗？你打哪来就回哪去！”

少年忽然露出了忧伤的神色：“回不去了……”

夏锦年黑线起来：“你回不去关我什么事？总之不可以赖在我家里不走！”

“嗯嗯。”少年吃了个饺子，点着头道，“你这里是很糟糕。房子要塌不塌的

还一股霉湿味，床太小，睡着不舒服，还有你这个人很小气，脾气又不好……”

夏锦年咬着牙：“没错！那么……”既然这里如此不好，那就赶紧滚吧！

谁知少年话锋一转：“可是我没地方去了，这里再不好，只要有吃有喝，我也就将就一下算了。”

瞄了个咪的！就算是圣人也没法忍了，夏锦年甩了脸再摔筷子：“你现在就给我滚出去！”

少年看了她一眼，竟然乖乖立起身，默声不响地走出了门。

夏锦年不禁怔住，好半晌才松了一口气：谢天谢地，总算把这尊瘟神给送走了。

可是……她转念想到，少年离去时穿着破掉的白衬衣，还光着脚，就这样被赶出门去还挺可怜的，早知道他肯合作，她其实不介意替他找身尺码大点的衣服，再送他一双鞋的……

咚咚咚！敲门声响起。

该不会是他又回来了吧？夏锦年迟疑了一会儿才走去开门。她将门只拉开小小的一道缝，万一情况不对，好立刻拍上门板。

门缝里塞进来一封快递，门外有人说：“签个字。”

夏锦年收了快递关上门，刚要拆了看，又是咚咚咚三下敲门声。这一回，她没多防备，转身就拉开了门：“还有什么事……”

话到一半她就噎住了。门外站的是那光着脚的少年，带着一脸纯美灿烂的笑容，阳光从他身后照射过来，在他的身影镀上了一层耀眼的光边，让他看上去简直就像坠入凡间的天使。

天使一把推开她，毫不客气地夺门而入，晃着手里提的一挂猪肉兴奋道：“晚上有肉吃了！”

夏锦年克制住了撞门自残的冲动，跟在他身后哀哀道：“你不是走了吗？”

少年笑得阳光：“对啊！你让我出去，我就出去了，可你没说不可以回来。”

棋差一着，功亏一篑！夏锦年狐疑地问他：“猪肉哪里来的？”

少年答得爽快：“买的。”

“买？”夏锦年才不信，“你连衣服都没有，哪里有钱买肉！”

少年根本就不回答，把猪肉往她手里一撂，打着呵欠就往楼上爬：“好困啊，吃饱了应该去睡个午觉。”

他这种逃避的反应让夏锦年更添疑窦，立在原地怔了一会儿，往搁在电视机上的猪扑满冲了过去——

扑满里空空如也，她攒了一夏天的零钱，全都不翼而飞！

死定了！这次你死定了！夏锦年冲到厨房，扔下猪肉，操了菜刀杀气腾腾地往阁楼冲去！

哐——门板砸到墙上来回晃动，夏锦年蓦然睁大了眼，手里的菜刀差点掉下去砸中自己的脚背。

阁楼里没有少年的影踪，只有散落一地的白衬衣、牛仔裤，还有一只嘴里叼着纸币，正使劲往床垫底下乱塞的乌鸦……

夏锦年僵滞地盯着乌鸦：“你你你……”

乌鸦口里的钱早就不知道消失到哪去了，一双豆子眼紧盯着她：“你你你，你什么呀！”

它说话了！它说人话了！大白天的，需不需要这样惊悚！

夏锦年捏紧手里的菜刀，考虑要不要趁此机会将这妖孽一刀斩杀。

乌鸦没有发现她的邪恶意图，高昂着鸟头，极其傲慢地瞧了她一眼，晃了晃它那光秃秃的鸟屁股：“不是告诉你了吗？我是天下少有，举世无双，身份高贵，风仪绝代的凤凰！你用不着这么惊艳。”

夏锦年抖了抖，抑制不住扑哧一声，捧着肚子前仰后合：“你说你是凤凰……哈哈，笑死我了……哪有你这种比乌鸦还丑的凤凰……”

乌鸦气炸了，飞扑过来猛啄她的脚背。

夏锦年等的就是这一刻！她飞快俯身，捉住乌鸦的脚爪倒提起来，开窗，将它使劲往窗外扔了出去——

“我管你是鸟是人还是鸟人，总之不要赖在我家里！”

扔完，关窗，锁死，夏锦年深出了一口气，这才发现自己紧张得手心里攥了一把冷汗。

惴惴不安站立了半天，她才想起先前收了快递，连忙下楼拆看。不出所料，是S学园寄来的录取通知书，算算日子，再有半个月就该去学校报到了，于是她找出行李箱，上楼去收拾衣物。

看见散落在地的白衬衣和牛仔裤时，她犹豫了一会儿，统统扔到墙角，随后从床垫下面挖出一大把零散的纸币。

不用问，肯定是那只死鸟偷藏在这里的，可是钱既然没有花出去，那么厨房里那挂猪肉是从哪里来的？

夏锦年拒绝去想这个问题，反正与她无关！已经将死鸟扔出去了，她应该将这件事彻底忘记，让生活恢复到正常的模样。

才这么想着，就听见窗户上“叮叮咚咚”响成一片，她抬眼一看，顿时黑线，那只乌鸦悬飞在窗户外头，正在使劲啄着阁楼的窗。

这还有完没完了！夏锦年冲过去就将窗帘一把拉上，紧接着，楼下厨房里的窗又叮叮咚咚响了起来，她再冲到楼下，把百叶帘拉上，然后就是门板上开始叮叮咚咚……

没听见！坚决假装没有听见！

可是那接连不断的叮叮咚咚声实在扰人，她心烦意乱，什么事情都不能做，只好打开电视，把音量调到最大。

过了大概十来分钟，噪音消失了，随之而来的是啪啪啪的大力拍门声，夏锦年想到那乌鸦变身少年时的模样，不由得一窘，正犹豫要不要扔两件衣服出去，就听见外头一个尖利的声音喊起来：“开门开门！”

这声音……好像是住在隔壁的许家妈妈，这条老街上有名的泼辣人物，能够站在家门口骂街，连骂三个小时都不带喘气的。

夏锦年心惊胆战，跳起来开门。

许妈妈双手叉腰站在她家门口，扬声大骂：“有没有搞错！大中午的你家又敲又打，还把电视音量调这么大，存心不想让人午睡了是不是？”

夏锦年连忙点头哈腰：“对不起对不起，我下次会注意的。”

“什么！下次！你还有下次啊！”许家妈妈嚷起来，“现在就赶快把电视关掉，那个声音啊，吵得我脑门疼！大夏天的，天气本来就热，再被你这一吵……”

夏锦年连忙跑回房间把电视关掉，又说了一箩筐好话，保证绝不再犯，才把这位祖宗给彻底送走。

再关门转身，她就看见乌鸦得意洋洋地金鸡独立在她家的冰箱上面，不由伸手扶额，悲愤莫名地喊了一声：“天哪！”

03. 带着乌鸦上学去！

夏锦年手提行李，头顶着乌鸦，立在S学园女生宿舍门口，身上聚焦着无数诡异的目光。

半个月来，她一直在百折不挠地同乌鸦做斗争。譬如晓以利诱，将它拐到花鸟市场上去卖掉；或者挟以威迫，连坐十来站公车把它扔到荒僻的郊野。总之能够想到的一切办法她都尝试过了，无奈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这只死鸟就是跟她彻底卯上了，扔出去一次，滚回来一次，除了让许妈妈拍她家门时愈来愈狂暴外，没有半点效用。

夏锦年再也没有气力同这只可恶的死鸟做斗争了，只能由着它得意洋洋地立在

她的头顶上，带它前往学校报到。

她本来指望老师会觉得上学带乌鸦违反校规，帮她把乌鸦赶走，哪知道S学园的校风开放，老师们一脸淡定地给她办手续，好像没看见她头顶的乌鸦一样。

夏锦年忍不住指着自己的头顶主动问：“我，我带着它上学，没关系吗？”

系主任翻开签到簿，笑眯眯地说：“学校规定，不能养猫狗之类的宠物，但是对禽鸟没有规定，所以应该没关系吧……”说着，还喂了乌鸦一块肉干，“很精神嘛，要多给它吃肉，毛才会更油亮。”

乌鸦满意地拍拍翅膀，在夏锦年的头顶啄了一口，仿佛在说：“你听清楚了没有？！”

夏锦年黑线着去舍监室签到，刚走到门口，就听见里面有吵嚷声。她把门推开一条缝，看见三个女生正围着舍监叽叽喳喳说个不停。

“我不要住在308宿舍，听说那地方很不吉利！”

“对啊，一进去就看见门后面贴着好多符，我妈脸色顿时就变了，死拖活拽把我拉出来，不许我住在那里。”

“而且还和那个考古系的夏锦年同一个宿舍，她学的专业够邪门了，上学居然还带了一只乌鸦，天知道是什么样的怪人，肯定会影响我们正常休息。”

.....

舍监是名三十来岁的中年女性，看上去很严厉：“这是学校的安排，由不得你们挑三捡四，都回去都回去，该住哪就住哪！”

那三名女生也十分强硬：“不行！不给我们换宿舍，我们就不走！”

“我们是来学校念书的，如果连个安稳休息的地方都没有，让我们怎么专心学业？”

“对嘛，明摆着欺负我们新生，怎么没见安排那些学姐住在308宿舍？”

.....

她们七嘴八舌吵成一团，舍监很头痛地往外看了一眼，就看见了夏锦年，不由皱起眉头：“你干什么？”

夏锦年照实说：“签到，领钥匙。”

三名女生目光怪异地上下打量着她，视线集中在她头顶那只乌鸦身上。

舍监问：“你叫什么名字，哪个宿舍？”

“夏锦年，308宿舍。”

室内顿时一片寂然，舍监拿出308的钥匙给她。夏锦年接过钥匙刚提着行李走出去，就听见身后继续吵闹起来。

“就是她啊！她就是夏锦年啊！”

“看见那只乌鸦凶悍的目光了没有？舍监，我要换宿舍啊，我们不要跟她住在一起！”

.....

夏锦年提着行李往三楼走去。

对同学的排斥，她倒不怎么在意，她心里居然还在想，还好，同学们的思维还是比较正常的。

夏锦年打开了308宿舍的门。

瞬间，一股积年陈灰的气息扑面而来。夏锦年捏住鼻子四下打量。地板床板上积了一层厚厚的灰，窗户好像几百年没擦过，门后密密麻麻贴满了黄符。

夏锦年花了整整三个小时，才把宿舍清理干净，洗手间疏通。收拾宿舍时，她听见了走廊上其他宿舍女生的抱怨，知道舍监迫于压力，已经将那三名吵闹的女生安插去了别的宿舍，这就代表308宿舍目前只有她一个人住了。

好吧，一个人住也很不错。

她挑了靠窗的床位，将行李箱中的东西一样一样拿出来。

笔记本电脑抱到窗前的桌上，装着爸妈合影的相框摆在旁边，还有一只脏旧无比，却是她自小到大要抱着睡的兔子布偶扔在床上……

东西不多，她很快就收拾好了，窗外的微风掀起窗帘荡进来，带着点花草气息的凉爽感觉很美好，唯一美中不足的是那窗帘，她盯着看了半天，决定改天去街上转转，挑块合适的花布回来自己缝。

待她把床铺好，乌鸦才从她头上跳下来，矜持地跳到枕头上，喋喋不休：“你们这些愚蠢的人类，居然个个都喊我乌鸦！”

夏锦年失笑：“你本来就是啊！”

乌鸦跳起来啄她，夏锦年飞快地扯了枕头做武器，一把将它拍开。

“拜托！不要这么幼稚好不好，动不动就把人当木头啄。你要想跟着我，我也赶不走你，我看我们先约法三章好了，要能做到，你就留下来吧。”

乌鸦瞪她：“你说。”

夏锦年想了想：“第一条，有外人在场的时候，你不能随便说话，会把人吓坏的。”

“还有呢？”

“第二条，你只能待在这个宿舍里，不能跟着我去上课，也不能到处乱飞，实在闷了，夜深人静的时候你可以出去活动一下筋骨，但白天最好乖乖待着，也不要让同学们看见你，我不想被排挤。”

乌鸦想都不想就拒绝：“不行，这也太没有人权，要闷死鸟了。”

夏锦年嗤笑出声：“你还知道你是鸟啊！一只鸟要什么人权？”

乌鸦很无奈地盯着她：“我可以隐身。”

夏锦年怔了一怔：“那随便你，反正只要不被人看见就好，我可不想每天带着一只乌鸦在校园里乱晃，会被人笑死的。”

乌鸦的豆子眼里精光四射：“可是隐身比幻化人形还费法力，我身上的伤还没全好，要想施展隐身法，就要多吃肉！”

夏锦年一枕头拍过去：“想都别想！这就是我要说的第三条，从今往后你只许吃菜，不许吃肉，因为我养不起你这只肥鸦！”

“凤凰！”

“乌鸦！”

“凤凰！”

“乌鸦！”

.....

乌鸦瞪着它的豆子眼，忽然拍着翅膀飞起来，墨黑的身体上有金芒隐动。

夏锦年猛地从床上跳了起来，抢着枕头就过去拍它：“停停停！你不可以在这里变身！快停下！”

乌鸦被彻底拍倒在地，只露出两只小细爪子在枕头外头抽动：“闷……闷死鸟了……你快松手……”

夏锦年没松手，但松了一口气，死压着它，恶狠狠道：“现在要加第四条！你不可以没有同我打招呼的情况下突然变身人形，答不答应？”

乌鸦抽着两只小细爪子在做抵死挣扎：“不……不答应……”

夏锦年才不同它客气，笑得很温柔很温柔：“我不会逼迫你的，给你时间慢慢想哦，不着急。”

“死女人！恶毒女人！快放开我！这么凶，这么肥，诅咒你将来嫁不出去！”

夏锦年面无表情，不理它。

“没爱心，欺负凤凰的混蛋！丧心病狂，连鸟都要谋杀的刽子手！”

乌鸦骂到词穷，可惜夏锦年连眉头都不抬一下，它最后只能无奈地妥协：“好吧，我答应你，你快放我出来！”

夏锦年终于吭声了：“四条都答应，违反你就滚蛋？”

“行行行，你说什么就是什么啦！”

“这还差不多！”

她说着就立起身来，搬开枕头。

乌鸦憋了半天就等这一刻，小细爪子一蹬，拍了翅膀跟离弦的箭一样冲向她，可惜夏锦年与它交手多次，早有防备，手里枕头死劲一抡——